

一本学术著作都没有的国学大师黄侃

4



民国教授往事

汪修荣 著
河南文艺出版社友情推荐

【内容简介】

本书涉及民国著名教授二十余人,都是当时显赫一时的文化名流。作者从独特的视角,反映他们精彩的人生,表现其鲜明的个性。如辜鸿铭的怪癖、吴宓的浪漫、章太炎的痴……同时,作者还披露了鲁迅与顾颉刚、苏雪林与鲁迅,以及林徽因和徐志摩、金岳霖等人之间的是非恩怨与感情纠葛,展示了他们鲜为人知的另一面。

【上期回顾】

在民国教授中,校勘学大家刘文典的“狂”与“傲”是十分出名的,也在学坛留下了不少奇闻轶事。他曾因当面顶撞蒋介石而被逮捕,也曾因对抗日本人而被人称赞。令人遗憾的是,这样一位傲骨凌厉的学者,却因为吸食鸦片而留下一段丑闻。

大师风采

日本留学期间结识章太炎

黄侃,祖籍湖北蕪州,一八八六年四月三日生于四川成都浙江会馆。名侃,字季刚,晚年自称量守居士。父黄云鹤,字翔云,进士出身,曾做过四川盐茶道、成都知府,后官至四川按察使,为清二品大员和著名学者,一生著述繁多。黄父一生为官清廉,人称黄青天。黄侃系庶出,其生母周氏原是黄家女仆,后被收为副室。黄云鹤六十七岁时才生下黄侃,所以对这个小儿子视若掌上明珠。三岁就开始教他背唐诗宋词。四岁便教读四书。黄侃从小聪颖好学,显示出过人的才气。

一九〇三年,黄侃以优异成绩考入武汉文普通学堂。他很快成为学生活动的积极分子,后因参加反清革命活动被学校开除。张之洞念他是故人之子,又是个难得的人才,便派他公费去日本早稻田大学留学。在日本期间,黄侃加入了中国同盟会。一九〇八年因生母周氏病危还家探亲,遭到清政府通缉,次年逃回日本,继续在报上鼓吹革命。

一九〇六年,章太炎流亡日本,担任《民报》总编辑。听说章太炎流亡日本,许多中国留学生慕名前来求学,为满足广大留学生的要求,章太炎创办了“国学讲习所”,宣讲国学。黄侃就是在这个时期认识章太炎并投身章门的。

关于黄侃与章太炎的相识,有不同的版本,有种说法很有戏剧性。据说一天晚上,章太炎正在民报寓所写作,忽闻窗外响起哗哗之声,接着从窗外飘进一股难闻的尿骚味,章太

炎遂对着楼上破口大骂:哪个王八蛋,这么没教养,往楼下撒尿?骂声未止,楼上竟冲出一青年与他相对骂,两人各不相让,吵成一团。骂了不久,两人居然停下来互相攀谈起来。交谈后楼上的青年才知道对方竟是大名鼎鼎的章太炎,忙致歉意,两人由此相识。

比较可信的一种说法是,一次黄侃随众人往章太炎住所拜谒,看到章在墙上用大字写着东汉戴良的四句话:“我若仲尼出东鲁,大禹长西羌,独步天下,谁与为偶?”黄觉得章为人太狂,恐难接近,萌生退意。后章在报上看到黄的文章,惊为奇才,投书约见,二人遂得以相识。

曾有名言:五十之前不著书

一九一〇年,在湖北革命党人邀请下,黄侃回到老家组织孝义会,发表演说,鼓动革命,响应者达万人。因系名门之后,又善演讲,大家推他为首,称他为黄十公子,俨然一名年轻的革命活动家。

一九一二年一月八日,南京临时参议院成立,黄侃当选为参议员。同年,黄侃出任上海《民声日报》总编辑,边办报边研究小学、经史等。旅居上海时,黄侃对辛亥革命后袁世凯的篡权进行了深刻反思,从此弃政从文,埋头国学。这是黄侃一生的转折点。

一九一四年二月,章太炎从日本回国后因反对袁世凯称帝,遭到软禁,先囚于北京本司胡同,后又被软禁于东城钱粮胡同。此时黄侃正接受北大之聘来京担任教授之职,辗转打听到章氏下落,冒着生命危险

前往探视。见章寂寞一人,主动要求留下来伴宿,同时请他讲文学史。此时一般人避之惟恐不及,黄却主动前来做伴问学,章深为感动。一连数月,黄早出晚归,白天外出教书,晚上师生秉烛谈学,其乐融融。但一天深夜,警察却强行把黄驱逐了出去,且不准其他客人来访。章氏见黄被逼走,见客自由又被剥夺,愤而绝食,后在马叙伦巧妙劝说下才放弃绝食。

黄侃虽师从章太炎,却并不拘泥,他认为:“治学第一当恪守师承,第二当博综广揽。”黄侃有一句经典名言:五十之前不著书。这句话半个世纪后还在武汉大学校园中广为流传,成为他治学严谨的证明。黄侃生前,章太炎曾多次劝他著书立说,但黄不为所动。

一九三五年十月五日,黄侃因饮酒过度,胃血管破裂,经抢救无效于八日去世。就在他去世前一天,虽吐血不止,但黄仍抱病点毕《唐文粹补编》,并披阅《桐江集》五册。章太炎听到噩耗后,恸哭不已,连呼:“这是老天丧我也!这是老天丧我也!”

黄侃去世时年仅五十,虽未出版任何著作,却为海内外公认的一代国学大师。

大孝子携带棺材奔波教学

生母周氏去世后,因思念深切,黄侃特地请老友苏曼殊画了一幅《梦谒母坟图》,自撰了一篇沉痛的悼文。章太炎在后面写了一段文字:“蕪州黄侃少承父学,读书多神悟,尤喜音韵,文辞澹雅,上法晋宋。虽以师礼事余,转相启发者多矣。颇好大乘,而性少绳检,故尤乐

道庄周。昔阮籍不循礼教,而居丧有至性,一恸失血数升。侃之念母,若与阮公同符焉……”

为生计所迫,黄侃经常四处奔波教学,随行都会带着一口棺材,一时成为时人谈资,黄侃却依然我行我素。这口棺材是黄父当年在四川做官时自制的,上面刻着他亲撰的铭文,铭曰:“为子有一念忘亲,为臣有一念忘君,为官有一念忘民,天地监察,鬼神式凭。俾尔后嗣,不能载寝载兴。”这口棺材后因棺材太小留给了田夫人。田夫人系黄父正室,黄侃对田夫人视若生母,山西大学曾经请他做教授,但考虑到田夫人不服北方水土,不到一年时间便辞去了教席。一九二二年夏,田夫人去世,黄侃专门在日记中撰写了慈母生平事略。文末曰:“孤苦苍天,哀痛苍天!孤黄侃泣血谨述。”后每逢生母慈母生日忌日,黄便伤恸不已,必率家人设供祭祀。

学问大,脾气更大

黄侃学问大,脾气也大,这一点很为时人诟病。

一九〇八年前后,陈独秀到东京民报社章太炎寓所造访,钱玄同和黄侃二人到隔壁回避。陈玄同和黄侃谈到清代汉学的发达,陈独秀列举戴、段、王诸人,多出在苏皖,颇为苏皖人自豪。后来话题转到湖北,便说湖北没有出什么大学者。正在隔壁屋里的黄侃突然跳出来反诘道:“湖北固然没有大学者,然而这不就是区区;安徽固然多有大学者,然而这未必就是足下。”陈独秀听了默然而去。十年后,黄侃到北大执教,陈独秀时任文科学长,办《新青年》,提倡新文学运动,

风靡一时。一次在北大的章门弟子集体作诗,咏古今名人,陈独秀说:“殿孔子庙罢其祀”,黄侃则对:“八部书外皆狗屁。”所谓八部书指《毛诗》、《左传》、《周礼》、《说文解字》、《广韵》、《史记》、《汉书》和《文选》。这句话流传甚广,以陈当初地位之尊,无端受此嘲弄自然大为不快,两人从此结怨甚深。

在北大执教时,黄侃曾借住在吴承仕家,二人既是章门弟子,又是朋友。黄侃恃才傲物,在课堂上经常放言无忌,一次被女生告到系主任吴承仕那里。吴知道黄的脾气,委婉地请他注意,一言不合,两人便闹翻了。不幸的是,这年七月,黄侃在北大读书的长子念华突然病逝,念华年仅十九,“性行和厚,能读父书”,黄侃闻讯后悲痛欲绝。也许因为悲伤过度,黄从吴宅搬走时,不仅不付房租,还在白色墙壁上用毛笔写满了许多带鬼字旁的大字,画了许多黑色叉叉,并在房梁上写下“天下第一凶宅”几个大字。吴向他索要房租时,他不仅拒绝支付,还理直气壮地说:再要房租,须还我儿来!吴见他如此不讲理又有丧子之痛,只得作罢。

一九二九年冬,黄侃的老同学居正因参加反蒋活动被捕入狱,软禁于南京汤山。因担心受牵连,许多朋友都借故躲开了,只有黄侃经常携儿子去探望他。后来居正获释,当上了司法部长,黄侃反而避之不见,倒是居正经常到黄家探望。一天,居正不解地说:你怎么不来我家了?黄侃说:朋友落魄应该帮助,朋友得势,何必相求。

张仰山临死前说出了樟木盒子的秘密

2



民国往事

都梁 著
长江文艺出版社友情推荐

【内容简介】

小说讲述北京琉璃厂百年老字号荣宝斋兴衰史,向读者呈现了荣宝斋大量鲜为人知的故事。小说中的历史不仅是荣宝斋的兴衰史,也是整个中国近现代史的掠影和写照;纪实与传奇间,还糅进了大量关于笔墨纸砚、字画古玩的文化常识;老北京颇有讲究的吃喝玩乐、民俗俚趣自然是俯拾皆是;即使对现已失传的手艺、物件也将其来龙去脉介绍得趣味十足。

【上期回顾】

1860年9月,发生在北京通州八里桥的那场战事,改变了张仰山的生活。在那场战争中,大清的军队节节败退。最后,负了重伤的直隶绿营提标郑元培将军和英军的威尔逊展开肉搏。关键时刻,张仰山救下郑元培,一并拿下了一个从英兵身上掉下的樟木盒子。

民国往事

张幼林遇到秦淮名妓秋月

张仰山的家在北京城南的椿树胡同,这是京城的一条老街了,始建于明代,乾隆时期的吏部尚书汪由敦和诗人赵翼、钱大昕等都在此居住过,张家由于松竹斋的名气,在椿树胡同也算有一号。这一天是光绪二十年八月初九,也就是公元1894年9月10日,距张仰山救活郑元培已经过去34年。张仰山的孙子张幼林急急忙忙地从宅子里跑出来,脚下没留神,跨过门槛时险些摔跤,张幼林今年十六岁。

街上,繁茂的椿树绿荫如盖,遮挡住了初秋如火的骄阳,张幼林低着头在树下赶路。迎面驶过来一辆华丽的马车,车厢里坐着华俄道胜银行的主管、俄国人伊万先生和秋月小姐。秋月十八岁,本是南京秦淮河的一个名妓,从外埠调入京师的一位高官刚替她赎了身。秋月生得美貌,高贵、典雅,一颦一笑之间透着灵秀、聪慧,还带着一缕几乎是与生俱来的淡淡的忧伤。

马车经过张幼林的身旁,后车轮溅起地上的泥水,溅到他的长衫上。张幼林转身紧走两步,拉住马的缰绳,没好气地冲车夫嚷嚷起来:“嗨!你怎么赶的车?”

车夫上下打量着张幼林,回敬道:“明明是你自个儿低头走路,差点儿撞到我的车上,怎么张嘴就埋怨别人?”这下把张幼林惹火了:“我乐意低头走路,你管得着么?”眼瞧着要打起来了,伊万下了马车,拉住张幼林:“这位先生,你为什么想打我的车夫?”张幼林不

屑地看了伊万一眼:“你是谁?闪开!洋人少管我们中国人的事儿。”

“先生,我警告你,如果你还想打我的车夫,我就要到衙门里去告你,我劝你还是少找麻烦!”伊万不想在这儿耽误时间。张幼林冷笑道:“别以为你是个洋人我就怕你,实话告诉你,惹急了大爷,我连你一块儿揍!”“你敢!简直无法无天,我要喊人了。”伊万也被激怒了。张幼林毫不示弱,一把揪住伊万的衣领:“我早就看你们洋人不顺眼了,今天我……”

张幼林刚要动手,马车里突然传来一个女人的声音:“住手!”秋月掀开帘帘走下马。秋月看见了张幼林长衫上的泥点,嫣然一笑,和风细雨地赔起了不是:“这位公子,真对不起,我们弄脏了你的衣服,你看这样好不好,你回府上把脏衣服换下来,我们拿去洗,洗好了给你送回去。”

“那……那倒不必,还是这位小姐明事理。”张幼林目不转睛地看着秋月。秋月依然微笑着:“我们可以走了吗?”半晌,张幼林回过神来,脸上的表情也变得柔和了:“哎,小姐,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秋月,你呢?”“我叫张幼林。”此刻,张幼林特别想和这位美艳绝伦的小姐多说话几句,没话找话地问道:“以后……我还能见到你吗?”

“五百年修得同船渡,今日我们能够相遇,这就是缘分。”秋月回答得很痛快:“再会!张幼林。”“再会!秋月姐!”马车走了,张幼林怔怔地站在原地,注视着秋月美丽的身影渐渐在远方消失,心中不禁涌起一种异样的感觉。

伊万二十多岁,是位绅士,他出身于俄国贵族家庭,举止优雅。刚才虽然被败坏了兴致,但很快调整过来,他殷勤地问道:“秋月小姐,我们今天可以一起共进晚餐吗?”秋月有些为难,她转过头去,透过马车的车窗眺望着远处:“伊万先生,真不好意思……”

“又是因为杨大人?”伊万看着秋月,话里带着明显的醋意。“是,我稍后要去看他,所以晚餐恐怕要改日了。”“那好吧,只能怪我们认识得太晚了!”伊万感叹着。“不过我不明白,既然你跟杨大人是好朋友,为什么不光明正大地在一起呢?在俄国有很多人是这样的。”秋月转过头来:“可在中国不行,杨大人刚刚调到刑部,如果传出去和一个像我这样的女子来往,弄不好是会丢官的。”“所以你想让别人知道你是和我在一起?”秋月有些难为情,但还是诚实地点了点头。

张仰山把家业交给了儿媳妇

张幼林在帅魁轩蚰蚰馆门口堵住了二叔张山林,张山林刚赌输了上午设的局,正琢磨着到哪家馆子好好吃一顿冲冲晦气,被张幼林不由分说地拉回了家。老爷子张仰山半躺半靠在卧榻上,已经等得不耐烦了,一个劲儿地咳嗽。

张幼林的母亲张李氏关切地给老人捶着背。张仰山吐出一口痰,喘息了一会儿,瞧着儿媳,带着歉意说:“幼林妈,张家可真是对不住你啊!幼林妈,我如今还有一件事,要你答应我。”张仰山恳切地望着张李氏。“您说吧,爸,但凡能做到

的,我都答应您。”张李氏的眼睛里涌上了泪水。

张仰山直视着儿媳,一字一顿地说出:“好!我要你,等我过去之后,把这个家,还有松竹斋,接掌过去!”张李氏一惊,赶紧跪下,眼泪夺眶而出:“爸,您说这话可要吓死儿媳了,您这病过两天就没事了,您肯定能长命百岁……”

“你的孝心我明白,可我这身子骨儿……我心里有数。”张仰山喘息着:“我想你是知道的,我最不放心的就是咱们松竹斋这块招牌,我不过才活了60多年,它可是有两百年了,咱张家几代人的心血,最后就成了这块匾啦!要是梦林还在,我就不操心了,可山林这样子……他的心思就不在这儿,继林和幼林又都没成人……”张李氏泪如雨下:“爸,儿媳无德无能,但就算拼上一条性命,也一定不让松竹斋断送在晚辈们手里;继林、幼林都是懂事的孩子,二弟也会帮我,您就放心吧!”

这时,张山林蹑手蹑脚地走进来。张山林进了门没看父亲,而是先去找嫂子的眼神。幼林、继林跟在他后面也进来了。张仰山运了一口气,缓慢地说:“今天把你们都叫来,你们心里可能多少也有点儿数,我是要把家里的事儿交代了。”张仰山吩咐继林从卧榻下面的暗柜里取出了那个雕刻精美的樟木盒子,盒子里装的是宋徽宗和怀素和尚的手迹。张仰山讲述了这两幅书画的来历。“那您后来就再没见过郑大人吗?”张幼林好奇地问。

“元培兄转战南北,一开始我写过几封信,但三十多年过去了,从未见到他回信,只是

听说,他随僧王爷去了山东剿灭捻匪,后来僧王被俘被杀,他的部下因而七零八落,算是再没有这一支了。再后来,之谦兄从老家传来消息,说郑氏一族几乎惨遭灭门!只有个孙女,被奶奶偷偷带走了……”张仰山叹息着,眼光落在两幅字画上,“当年我和郑大人同时得到的这两件国宝,我曾请他任选一幅作为纪念,但郑大人坚辞不受,声称救命之恩已经难以以为报,岂敢再打书画的主意?”

“爸,我会好好保管的,您放心吧。”张山林说。“我说让你保管了吗?你这个人整天提笼架鸟,斗鸡走狗,今后恐怕不会有什么大出息,把这两件宝物交到你手里我还真不大放心,说不定哪一天就被你送进当铺换了银子。”张仰山说话严厉,他接着呼唤儿媳:“梦林媳妇……”

张仰山把樟木盒交到张李氏手里:“张家的子孙听好,这两幅字画,其中一幅为张家替郑家保管,尔等当小心珍存,如郑家有后,当物归原主不得有誤;如郑家无人,则此物当留存张家;这两幅字画,不论何时何地,永不得变卖转让,如有违者,逐出家门,永不赦;松竹斋遇有大事不好决断,由梦林媳妇做主,你们都听清楚了没?”

张山林和张幼林、张继林跪在地上齐声回答:“听清楚了!”张仰山又问张山林:“山林,我都交代清楚了吧?”张山林流着眼泪一个劲儿地磕头:“是,爸,您都交代清楚了,您老人家放心……”张仰山口释重负,他仰天长啸:“元培兄、之谦兄,我来也!”张仰山一口鲜血喷出之后,颓然倒下……